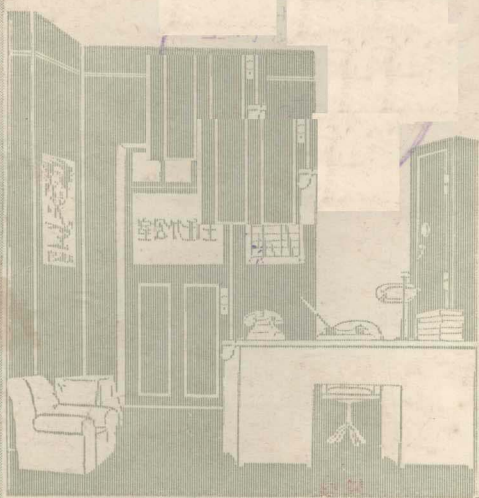


✓

話 劇

在我們這裏

李 新 華等編劇



1234

山東人民出版社

（第一輯）

在我們這裏

（第二輯）



（第三輯）

（第四輯）

（第五輯）

話 劇

在 我 們 這 裏

李 新 華 等 編 劇

山 東 人 民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六 年 • 濟 南

01506

在我們这里

李新华等編劇
封面画作者 陈孝凱

*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(济南經9路勝利大街)

山东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01号

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山东分店發行

*

書号: 1363

开本 787×1092 1/32 · 印張 1 1/2 · 字數: 29千

1955年12月第1版 1956年11月第2次印刷

印數: 15,001—21,000

統一書号: T 10099 · 340

定 价: (7) 0.15元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包括兩個獨幕話劇：

「在我們這裏」描寫某銀行分理處遲主任存在着嚴重的麻痹思想，同志們指出會計員劉懷仁許多可疑的言行，他也毫不在意，總認為沒有什麼問題。後來事實證明劉是一個暗藏的反革命分子，他才大吃一驚。

「風暴之夜」描寫了我軍戰士英勇保衛海防，粉碎了匪特的破壞陰謀的故事。

兩個劇中批判了機關幹部和部隊戰士中的和平麻痹思想，同時也揭露了暗藏敵人的卑鄙的兩面手法。

目 錄

在我們這裏·····	李 新 華 (1)
風暴之夜·····	海 金 濤 (18)

在我們這裏

(獨幕話劇)

李新華

(根據于良志同名小說改編)

人物：

遲主任——分理處主任，四十來歲。(遲)

李大明——出納員，二十歲，青年團員。(李)

劉懷仁——會計員，二十九歲。(劉)

劉妻——農村婦女，二十八歲。(妻)

宋玉琴——女會計員，二十三歲。(宋)

時間：一九五五年夏末。

地點：某城市中國人民銀行某分理處。

佈景：一個普通的辦公室。右側設有辦公桌和椅子，桌上有文具、電話機、檯燈和簿記等。正壁偏左有門通外面，門上有「主任辦公室」的字樣。牆上貼着統計表、計劃表和宣傳畫等。

幕啓：場上無人，稍停，遲主任夾着公事包上。他走到桌前，把公事包向桌上一扔，隨着疲憊地坐到椅子上。他緩緩地舒了一口氣，嘴裏喃喃自語着：「會議，報告，咳！簡直把人搞得頭昏腦脹……。」掏出煙來，剛點上，李大明上。

遲：小李！你怎麼不在家休息呀？病好了嗎？

李：不要緊。遲主任！我這是個老病，腦子一緊張頭就要痛。

遲：還不要緊啦，看你這兩個眼圈紅到什麼樣子！同志！你要好好愛護自己的身體，它是革命的本錢哪。

李：謝謝你這樣對我關心。可是現在工作挺忙，肅清反革命分子的學習又這麼緊張，我哪能在家裏待得住呢！

遲：（和藹地）小李同志，放心休息吧！關於你的工作問題，我打算暫時叫宋玉琴同志頂一下；至於肅清反革命分子的學習嘛，你在家裏自己看看有關文件就行啦，反正咱們這個小機關裏也藏不住反革命分子，你參加不參加無所謂。

李：（急切地）什麼？這樣的一個偉大的運動還無所謂！

遲：瞧你這個大驚小怪的樣子！（將李拉到椅上坐下）你聽我說！文化藝術部門認真學習，大張旗鼓地搞是應當的，因為他們那裏有胡風分子。政府和軍事部門也需要接受這個教訓，因為在他們那裏有些機密的東西，敵人是注意的。事實上也有一些反革命分子鑽到這些部門裏去了，可是在我們這經濟部門裏呢？……

李：也一定會有反革命分子鑽進來。

遲：就是有吧，也是在一些大機關裏，比如全國總行啦，省行啦這些領導機關。可是像我們這小小的分理處，是做具體工作的單位，這裏所有的，是簿記賬，是單據，是一家一戶的存款數目字，難道敵人對這些也會發生興趣嗎？

李：主任！敵人是有空就鑽的，他們不但鑽進了我們的某些大機關，也鑽進了我們很多的小部門，誰能保證在我們這裏就沒有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呢？

遲：咳！你們這些青年人，就會「看見雞毛當令箭」，一提

肅清反革命分子，也不看看具體情況怎麼樣，就亂噓噓起來了。

李：（有些激動地站起來）怎麼說沒有看具體情況呢？我們這裏經常有人挑撥離間，散佈謠言，當面一套，背後又是一套。我們這裏也經常發生令人奇怪的事情。就拿昨天的事來說吧，我怎麼會無緣無故的少了六十元錢呢？這難道不值得懷疑嗎？

遲：（不滿地）同志！咱們這個小單位，總共才不過十個人：老孫、老王、老趙、小戴都是本地人，誰不了解誰？你、小宋還有黃娟都是剛從財經學校分配來的，年輕單純，自然也沒有問題；就說老劉吧：他是個江蘇人，過去的情況雖然不太了解，可是他是我的一個老朋友介紹來的，想來歷史上也不會有什麼問題。他工作積極，服從領導，各方面的表現都很好，你能說他是反革命分子？小李呀！你要學着老練些，不要這樣疑神疑鬼的。跟大家夥相處在一起，咱可要相信同志啊！關於少錢的問題，我勸你還是多懷疑懷疑自己的業務水平吧！咱們以往的差錯不都是由於業務上不熟練而發生的嗎？同志！幹業務工作不能光說空話，得拿出真本事來。

李：（欲言）……

遲：好啦，好啦！別固執啦，等你病好了，咱們再研究研究出錯的問題。

李：主任！我們是應當相信同志的，不能隨便亂猜疑，可是也得提高警惕呀，對於一些可疑的言語行動，咱就不能堵死耳朵閉起眼睛來，總得考慮考慮呵。

遲：照你這麼說，在我們這裏，還有什麼值得懷疑的人嗎？

李：當然有啦。昨天還聽黃娟說，劉懷仁在背後說這個不好，說那個不好，還說主任不信任老黃和小戴，我看他這些話不像是一般的意見，而是挑撥離間，企圖造成同志們跟領導之間的不團結。

遲：小李！講話可得要負責任呵！就是老劉在背後說同志們幾句，咱也不能給人家扣個挑撥離間的帽子。古語說得好：「誰人背後無人說，哪個人前不說人？」（敲門聲）進來！（劉上）

李：主任！我走啦。

遲：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吧！

劉：李同志！聽說你病了，這個事不能馬馬虎虎的，可得要好好愛護身體呀！（李不理他，下）主任！小李同志下午不能來上班了吧？工作一大堆，由我來多幹一點吧！

遲：是呀，工作很多，可是你也有你的工作呀，哪能由你担任。

劉：那——怎麼辦呢？

遲：讓宋玉琴同志先來替他一下。

劉：她？

遲：怎麼，有意見嗎？

劉：恐怕她粗手毛腳的搞不好，還是讓我多幹一點吧！

遲：讓她幹吧！（玩笑地）怎麼？兩個人面對面還害臊嗎？
嗯？

劉：哪裏話，我還能這麼封建！

遲：是啊！哎！你們打算幾時結婚？

劉：還不一定，我們還沒有考慮這個問題呢。

遲：這不對呀，積極工作，這是很好的，可是這些個人切身問題，也應該做個打算哪。

劉：我覺得晚不了。

遲：還晚不了？哎呀！老劉！我可不是打擊你的情緒，你今年二十九啦，轉眼之間，就是三十歲的人了，怎麼這樣的事還不着急呢？

劉：說實在的，主任！這些問題我也活動過，可是轉過來一想，總覺得對人民對黨的貢獻太少了。現在我所考慮的是如何多做一些工作……

遲：這跟工作不矛盾啊！劉懷仁同志！你這種精神很使我感動，可是你成天價光埋頭幹工作，對自己的問題一點也不考慮，這也不太合適，就是對我這個當主任的來說，也顯得對同志們太不關心啦。

劉：主任！我這可不是當面奉承你，提起你對待同志們來，真是百裏挑一。在你的領導下幹工作，就是累死也叫人高興。

遲：（聽了很覺受用，但謙遜地）我也有很多缺點呀！

劉：我要是見到你有缺點，我會毫不客氣地給你指出來，可是，我却沒有發現。

遲：見到我有什麼缺點，你可別不好意思提呀！

劉：這是哪裏話，咱們要想進步，就要掌握批評與自我批評這個武器呀！

遲：是啊！你這個認識是很正確的。

劉：主任！你別看我不是個黨員，可是我時刻以黨員的標準來要求自己，我要求黨來考驗我，要求領導上看看我對

革命是不是忠誠的。

遲：劉懷仁同志！我是信任你的，這一點你還看不出來？

劉：當然看出來啦，我劉懷仁不是個瞎子，主任對我怎麼樣我心裏很明白。所以我要有一分熱發一分光，為革命事業我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。

遲：你這種精神太使人感動啦。

劉：主任！我還有個合理化建議，可以提嗎？

遲：當然歡迎啦，你說說吧！

劉：你看昨天小李一出錯就少了六十塊錢。你說他工作不細心，他還一肚子火。依我看他太驕傲啦，他總覺着自己是個青年團員，在咱這個分理處裏比任何人都強。我經常勸他不要自高自大，要虛心學習，提高自己的業務水平，可是他根本就瞧不起我。主任！你說老這麼下去還能行嗎？

遲：對，我也在考慮這個問題，只有同志們的業務水平提高了，才能堵塞工作中的漏洞，我正準備組織業務學習！

劉：（逢迎地）正確！正確！我堅決擁護這個英明的措施！大家搞好業務，社會主義建設就不成問題啦！

遲：（點頭微笑）你說的很有道理。老劉！你在我們這裏業務水平最高，今後還要幫助領導上，把同志們的思想往業務學習方面扭一扭。

劉：主任！你太誇獎我了，我能有今天的進步，還不是靠你的教育和幫助！關於學習的問題，我當然要盡力而為囉。（謙虛地）不過說實話，我也懂得太少了，需要老老實實學習呢！中國有句古話：〔活到老，學到老〕，

不學習是不成呵，特別是我們今天要建設社會主義，多學習點本事就能多為國家出點力。

遲：對！對！你這種虛心學習的精神真值得表揚。有些青年人，光知道熱情工作，就不知道要有本事。

劉：主任！咱再談吧，我去叫小宋去！（下）

（遲主任望着劉的背影，滿意地微笑着。稍停，電話鈴響）

遲：喂！我就是啊！噢，你是小李？怎麼不回去休息呀？
嗯……啊？六十元錢找到啦？在那裏？……勝利路六十五號？……嗯，嗯，好吧，我去一趟。（不滿地將耳機一放。正想走，宋玉琴上）

宋：主任！找我有什麼事嗎？

遲：噢！宋玉琴同志！老劉沒對你說嗎？

宋：他光說主任有要緊的事叫我。

遲：好吧，你先在這兒等等，我出去辦點事，一會再談。

（自語地）咳！小李這同志，真成問題！

宋：主任，小李又怎麼啦？

遲：給我來電話，說是那六十元錢又找到啦。

宋：找到啦？怎麼找到的？

遲：咳！我批評他業務水平低他還不服氣。人家取十元他支給人家七十元，怎麼會不少六十元呢？現在人家要單位負責人去領，你看麻煩不麻煩！（搖了搖頭下）

宋：（覺得奇怪，自語地）小李是有些急躁情緒，可他工作一直是很仔細的，怎麼會出這麼大的差錯呢？（坐下來，順手拿起報來看。電話鈴響）喂！是啊，啊？遲主任不在家，……你是哪裏？……公安局？有什麼事嗎？

……噢，晚六點你來找他，好好。（自語）公安局找選主任有什麼事？……（李急上）

李：主任！……啊！小宋同志，主任走了嗎？

宋：他剛走，你沒碰上嗎？小李同志，錢是怎麼找到的？

李：剛才我由辦公室出去，一出門就遇見了一個小伙子，他一把拉住了我，問我是不是這兒的工作人員。我說：

「是啊！」他就拉我到一個沒人的地方告訴我說：他是勝利路六十五號大達廠的店員，今天早晨聽經理和他老婆偷偷地說，昨天在銀行裏提款多給了六十元。他問我這宗事是不是這兒辦理的，如果是，要我們這兒負責人去一趟。他可作證。（略停）我一聽，正跟我們少錢的事相符，就給主任打了個電話……

宋：今後在工作中可得要多注意些……

李：不，剛才我在辦公室已查出一份兒……（敲門聲）

宋：誰呀？（劉妻提着籃子上）

妻：噢！後門有個同志叫俺到這兒來。

宋：大嫂，你找誰呀？

妻：同志，我是找……找劉懷仁。

宋：噢！他還沒來上班呢。（熱情地）你先在這兒歇會。

（搬椅子）請坐吧！你是打哪兒來的呀？

妻：我是打江蘇鄉下來，剛下火車。

宋：大嫂，他是你的什麼人？

妻：你說總山，啊不，懷仁呀，他是俺先生！

宋：（一怔）先生？

李：（幾乎與宋同時驚訝地）他是你先生？

妻：是啊！同志可別笑話，俺是鄉下人，不會說話，還是沿着老規矩叫先生。

李：（追問）大嫂，你和劉同志結婚多少年啦？這次是他去信叫你來的嗎？

妻：同志，不瞞你說，懷仁離家有七八年啦，壓根沒給俺寫過一封信，早先俺還當着他不在了呢，誰知前天俺娘家村裏有在這兒做買賣的，說是見他在這銀行裏工作，還改了名字，我說你別認錯了吧！他說錯不了，人家都喊他叫劉懷仁、劉會計的。我一聽就跑來了，咳！這種人真少見，出了門就忘了家，不知老婆孩子的苦哇！

李：他什麼時候出來工作的？

妻：打從沒解放他就跟着……（發現說漏了。急忙改口）你看同志，我光顧說話了，就誤你們工作多不好，我還是找他去吧！

李：大嫂，他宿舍離這兒很遠，說不定還不在那裏，你還是在這裏等會兒吧！

宋：（竭力抑制自己衝動的感情）大嫂，你嫌這兒不方便，請到我宿舍去吧，那裏隔這兒很近，咱們去啦啦！

妻：啊，可也好，……咳！我都忘記問你了，你大名……是懷仁的同事？

宋：他叫李大明，我叫宋玉琴，都不是外人，上我宿舍去吧！

李：大嫂，劉同志來了我去招呼你。

妻：好，謝謝同志啦！（宋與妻下）

李：（自語地）哎！怪事！他為什麼一直說沒結婚呢？他為什麼又要改名呢？

(主任急上，直向辦公桌開抽屜)

李：遲主任，怎麼樣啦？

遲：小李同志，我批評你工作不細心你還不服氣，現在可承認了吧？看這多麻煩哪，人家非要單位的證明不可。

(拿出圖章在一張便條上蓋上，欲走)

李：主任，這並不是工作不細心，也不是業務不熟練，肯定是有人故意搗亂(拿出傳票)你看！這是個七十元呢，還是十元？

遲：(接過一看)啊？十元寫成了七十元？這是怎麼回事？

李：剛才我給你打完了電話，就到營業部找出了這個單據，根據劉懷仁平時鬼鬼祟祟的行動來看，他這次把這個數字寫成這個樣子，肯定是有意識的。

遲：(不相信地)同志！還是虛心地檢查檢查自己吧，別對同志亂加猜疑，劉懷仁同志不是這樣的人。

李：(激動地)你對他了解嗎？你能說他沒有問題嗎？

遲：(不滿地)看你這是個什麼態度！無論怎麼說，我不能隨便懷疑一個好同志，我認為他的工作表現還真值得你們來學習學習呢。

李：我們是應當學習工作好的同志，可是像劉懷仁這樣的人……

遲：(不耐煩地)小李！你別這麼一口咬定人家就不是好人，我幾乎懷疑你是不是有點嫉妬他。

李：(想不到)什麼？我嫉妬他？

遲：是！你是給我這麼一個印象的，要不為什麼你總是在我跟前說他的壞話呢？你是不是看我太相信他了。

李：不錯，我是覺得你太相信他了，但這決不是因為嫉妬，我是對革命負責！

遲：好大的口氣，難道我相信一個人就是不對革命負責了嗎？告訴你，劉懷仁是我的一個老朋友介紹來工作的，來到以後不但填寫了履歷表，並且我也親自跟他談過幾次話，了解到他在解放前多半是上學，他父母都是在抗日戰爭中被敵人打死的，他本人在江蘇教小學，因為他不會奉承校董，就被辭退了，以後流浪在街頭上，給人冢代寫書信維持生活……

李：你知道他家裏都有什麼人？

遲：什麼人都沒有。

李：可是剛才他老婆已經來了。

遲：什麼？他有老婆！

李：對啦！劉懷仁從來都說他沒結過婚，並且還跟宋玉琴同志談戀愛，可是現在突然出了一個老婆。

遲：假若他真有老婆沒離婚，又和小宋搞起戀愛來，這是不合法的，不過，這個問題在他身上也只能看成是一個偶然的事件。因為他工作上一貫的表現都是很好的，何況我們要相信幹部的話，不能聽女人隨便亂說。同志，你的年紀還小，在社會上還沒有經驗，不要認為當前要開展「肅反」運動，就對同志亂猜疑，這要讓劉懷仁知道了……

李：遲主任，這並不是亂猜疑，我的話都是有根據的，聽老趙說：這幾天老劉的行動越發可疑了，他有好幾次沒有回宿舍睡覺，有一次夜裏黃娟上車站送朋友，還碰到他

和幾個人在車站外邊的黑影裏，鬼鬼祟祟的說了會話，以後就溜到別處去了。還有一次……

遲：（搖搖頭）同志！這是人家的自由，難道夜裏你就不隨便出去嗎？

李：（欲言）……

遲：咳！你看我是來拿證明的，人家還在等着呢。好吧，如果你的病好了的話，下午就替劉懷仁一下，讓他安排安排家眷。（急下）

李：（氣憤地）哼！典型的麻痹思想！（考慮，自語地）我是個青年團員，我不能看到這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不管，我要檢舉他！我馬上到公安局去檢舉他！

（走到門口，遇劉上）

劉：小李同志，病好了嗎？這麼急匆匆的上哪兒去？

李：（機警地）嗯，去領丟掉的那六十塊錢去。

劉：什麼？六十塊錢？……（見李已走遠，自語地）這個小子對我挺注意，是不是他在這六十塊錢上發現了我的問題了？（着急地）怎麼辦呢？……嗯！還是先下手為強，姓李的小子！我今天夜裏就叫你到閻王爺那裏去。反正我在這兒也待不長啦。我們這夥都準備挪動到別處去。（到門口看了看，返回到桌上，把賬撕下幾頁，又拿出幾張便條，蓋上圖章，聽到門外有聲音，急忙把便條等藏到口袋裏，裝作無事的樣子。）

宋：（喊上）小李同志！小李！（見劉）啊！是你！

劉：（和藹地）玉琴！他剛走，找他幹什麼？

宋：（憤怒地）劉懷仁，你做了些什麼事啊！你這騙子手！